

[开卷有益]

[好书推荐]

# 理想的婚姻当以爱情为基础

## ——读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

石刃

恩格斯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会合乎道德。”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向人们揭示了爱情与婚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展现了新一代女性为追求真正爱情的觉醒和向往。

一万多字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通过一个名叫珊珊的30岁未婚女青年对已故母亲的回忆，揭开了主人公钟雨与老干部“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

作者在小说一开头就把自己摆在了选择婚姻的十字路口“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轻了。而对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險。”为了爱情，到底要不要嫁给已经熟悉了两年多的乔林？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

接着，从自己感情和交往的经历中联想到了母亲——一个因无爱而离异的女作家钟雨。在母亲临终前她问道：“是不是您还爱着爸爸？”“不，我从没有爱过他。”从对话中让人渐渐理解了一生优雅淡泊的钟雨——不幸的婚姻，并引出了母亲留下的倾注几十年心血的笔记本——封面题着“爱，是不能忘记的”。

从笔记本中文字，她发现了母亲刻骨铭心的爱情。

在漫长的20多年生活中，钟雨与一位老干部深深相爱，老干部是钟雨单位的领导，他们从认识到默默相爱，连一次手都没有握过，呆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24

小时。这位老干部30年代做地下党工作时，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他而被捕牺牲，撇下了无依无靠的妻子和女儿。出于道义和责任，老干部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位姑娘，几十年来已成患难夫妻。如此，钟雨和老干部的恋爱和婚姻就不能成为现实，或者说是不能成为法律上的夫妻。

他们的爱在悄悄地夜以继日地延伸着。老干部曾经送给喜爱文学的钟雨一套《契诃夫小说选集》，就像定情物一般，钟雨天天都要翻看，甚至连出差也要带上。钟雨为了“从汽车的后窗里看一眼他的后脑勺，她怎样煞费苦心地计算过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每当他在台上作报告，她坐在台下，隔着距离、烟雾、昏暗的灯光、攒动的人头，看着他那模糊不清的面孔……”而老干部为了见钟雨“他会不乘小车，自己费了许多周折来到我们家的附近，不过是为了从我们家的大院门口走这么一趟；他在百忙中也不会忘记注意着各种报刊，为的是看一看有没有我母亲发表的作品。”

钟雨在笔记本中写道——我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可是我欺骗了你，我没有忘记。我想，你也同样没有忘记。我们已经到了这一生快要完结的时候了，为什么还要像小孩子一样地忘情？为什么生活总是让人经过艰辛的跋涉之后才把你追求了一生的梦想展现在你的眼前？而这梦想因为当初闭着眼睛走路，不但在岔道上错过了，而且这中间还隔着许多不可逾越的沟壑。

小说的高潮部分发生在1969年，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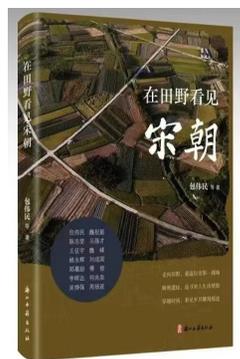
死于非命，在那个冬天里刚近50岁的钟雨头发一下子全白了。为了他，她的手臂上还缠上了一道黑纱，并为此挨了一顿批斗，说她坚持四旧，并让她交代这是为了谁？但她既不是他亲眷又不是生前友好，只能在内心祈祷——“我恨不能为你承担那非人的折磨，而应该让你活下去！”

在母亲笔记本中最后一次留下的文字是：“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亲爱的，等着我……”

小说用“我”来讲述母亲的情爱故事，弥漫着亲切又神秘的气氛，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通过塑造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向读者表达了对理想爱情的热烈向往。作家通过小说向人们呼吁：如果我们都能够互相等待，而不糊里糊涂地结婚，我们会免去多少这样的悲剧。

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于上世纪70年代末，适逢中国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兴起，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王蒙认为小说写出了“人的感情，人的心灵中的追求、希冀、向往、缺憾、懊悔和比死还强烈的幸福与痛苦”。2018年，该小说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作为当代著名女作家的张洁，她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无字》还两度荣获茅盾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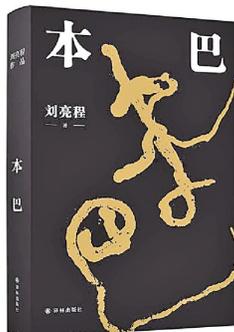
作家张洁2022年1月21日因病逝世，享年85岁。



《在田野看见宋朝》

作者：包伟民等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简介：本书是由宋代历史研究的数十篇随笔集合而成，由包伟民等著，作者分别来自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博物馆、浙江文物考古所等高等院校或单位。其内容涉及有宋代的建筑、人文美学、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市民生活、自然风光、墓葬考古等诸多领域，涵盖了宋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作者古今结合的观察视角和田野考察与文献记载相对照的学术旨趣。

推荐理由：田野，是一个特定的场域，它是历史事件的现场。本书展示了许多现场：宋朝帝王的陵寝、两位太上皇居住的宫殿、南宋临安城的“天安门”和最高学府、宋高宗和他的神仙朋友交往的道观、文人与自然相互滋养的西湖群山、成就沃野千里的灌溉工程、一条贯穿南北宋的公交线路……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一份可以作为行走指南的历史随笔集，同时还是十四位学者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学研究的思考成果，内容涉及宋代的建筑、人文美学、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市民生活、自然风光、墓葬考古等诸多领域，是一本学术性与通俗性俱全的大众读物。



《本巴》

作者：刘亮程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图书简介：《本巴》是作家刘亮程的最新长篇小说，2022年1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本巴》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追寻逝去的人类童年。刘亮程在史诗尽头重启时间，构造出一个没有衰老和死亡、人人活在二十五岁的本巴国度。在这个神秘的国度中，江格尔沉醉在七七四十九天青春欢宴里；不愿出生的赫兰，为营救哥哥洪古尔被迫降生人世，用从母腹带来的搬家游戏，让草原上所有的大人在游戏中变成孩子，最终又回到母腹；在母腹中掌管拉玛国的哈日王，用做梦游戏让这一切成为他的梦，又在梦中让人们看见那个真实世界的本巴缔造者：史诗说唱者齐。  
推荐理由：《本巴》如同诗篇，故事就像哲学。小说不写切近的历史疼痛，而直写蛮荒传说；表面写民族记忆，其实追溯人类久远幼年。整部小说的核心，即回返原初，叩问存在，记住本真——赋予个体历史意识，于时间中把握此在。而这本书的探索，也抵达很多作家未曾触及的领域——历史与自然如何同构。

## 美到底是什么？

### 重读《谈美》

凌晨书语

朱光潜先生的《谈美》写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已经90年了，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我重读了一个星期，读来惬意、舒畅。

之前我对晦涩难懂的理论性的文章是比较拒绝的。但是当我打开《谈美》这本书，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忍不住想读下去。书中朱光潜先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阐述了美的种种奥妙，探讨了自然美、人生美和艺术美的关系。

难怪朱光潜先生对美有如此独到的

见解，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现代美学泰斗级的人物，而且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一。而这本《谈美》就是他写给我们的美学启蒙经典，朱自清先生还为此书作了序言。

其实说到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地，当我们路过一处好风景或者看到某件东西很好看，可能都会情不自禁地说“好美啊”，其实美从每个人出生那一刻起，就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属性。

那美到底是什么？俗话说：“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对美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朱光潜先生告诉我们，美是“无所为而为”的艺术活动，是人们追求心灵自由发展的境界，只有审美的眼睛才能看到美。

书中以一棵古松为例，揭示了人们对待事物的三种不同的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也就是“善”“真”“美”。比如三人同时看到古松，在从事木材生意的商人眼里，看到的是价值不菲的木料，而在植物学家眼里，古松是四季常青的植物，与其他松树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有画家纯粹用美感的态度去欣赏古松，画家看到的不仅仅是松树苍翠的颜色，还有其不畏严寒，

刚正不阿的气概。

所以，不同人所见到的事物，以及自己的知觉都是个人性格以及情趣的返照，会产生不一样的形象，画家在看的时候，是抱了美感的态度，是把情感投射到物体上，所以，要看出事物它本身的美，就不要拘泥于实用，而是要用“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来欣赏。

所以美不是事物的固有属性，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半在物，一半在心，而人生就是一个多面而又和谐的整体。就像是朱光潜先生在书中说的：对事物的审美差异，始于同一审美对象的移情作用。对同一物体有不同的感受，是因为我们不同的心境和经历，我们在观赏意象的时候，常常是将自己的情趣移注于物，又以物的姿态移注于自己，是物与心的和谐，这便是真正的美。

就像那棵古松，昂然并举，苍翠是它本身的特点，而刚正不阿的气概，却是人为的，所以美感就是人的情趣与物的姿态交感共鸣产生的形象，它与实际人生是有一定的距离。要真正见到实物的美，需把它摆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如果你想学习美学，了解美感，一定要看看朱光潜的这本《谈美》。

来源：浙江工人日报

